

法國 安·斯梯著

第一次打擊

第一部 水塔旁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安德烈·斯梯

第一次打擊

第一部 水塔旁

法國 安德烈·斯梯著

葆 煦 譯

徐文鍔

1957.11.3.

光明書局出版

ANDRÉ STIL
AU CHATEAU D'EAU
(LE PREMIER CHOC)
PARIS 1951

根據蘇聯新世界月刊 (НОВЫЙ МИР) 1952年第一二兩期所刊俄譯文第一次打擊 (ПЕРВЫЙ УДАР) 翻譯，並參照1952年蘇聯外文出版局出版單行本校訂。
本書封面圖案係根據法文原本複製。

第一次打擊 [第一部 水塔旁]

著 者 安 德 烈 · 斯 梯
譯 者 葆 煦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新 中 央 印 刷 所

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 定價 11,000 元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版 20,001—30,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序言

法國進步作家安德烈·斯梯的長篇小說第一次打擊榮膺了一九五一年度第二等斯大林獎金。大家知道，另外有一些外國進步文學的代表也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他們的作品，有的發表在蘇聯的雜誌上，有的在蘇聯刊印了單行本，這些作品都真實地反映出各種不同國家的勞動人民為爭取各國人民的和平、自由與幸福而進行鬥爭的情況。

蘇聯的讀者已經熟悉了安德烈·斯梯的名字。一九五一年斯梯的一部小說集曾譯成俄文出版，名為謝那號船出港，裏面有七個以保衛和平為內容的短篇小說。安德烈·斯梯的新作第一次打擊，也是一部保衛和平事業的巨著。

安德烈·斯梯的寫作道路是和他在法國工人運動中的積極活動分不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作家的初期作品，是收集在礦工的稱號是值得驕傲的一書裏的短篇評和短篇小說，這些作品都是在戰後法國的罷工鬥爭時期寫成的。在法國共產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安

德烈·斯梯被選爲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斯梯的每一部新作，比起前一作品來，其才能和技巧都是突飛猛進的。這位寫實主義的藝術家所描繪的是法國普通人民的生活與鬥爭，在這些普通人民之中，曾出現了像安里·馬爾登和萊蒙達·迪安那樣英勇的戰士。安德烈·斯梯告訴我們，法國各社會階層的正直的人民，由於切身的經驗，已經深深地體會到法國人民在其光榮的先鋒隊——法國共產黨領導下所爭取的事業的偉大；他還告訴我們，受到天才的和平旗手、各國人民英明的導師斯大林同志鼓舞的偉大的保衛和平的運動正在蓬勃地發展着。

安德烈·斯梯善於觀察並能以鮮明的筆調來表達普通人民意識中由於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而感受到的新鮮事物。斯梯的新作第一次打鑿恰好證明了這一點。這部著作所寫的是進步文學最重要的主題，反對人類的敵人——美國侵略者的主題。斯梯一面描寫了法國某一港口碼頭工人反對把法國變成美國兵營、把法國變成美國戰爭販子的非法的殖民地的鬥爭情形，一面很明顯地表示出掌握了保衛和平事業的、準備鬥爭到底的普通人民思想水平的提高。

美國侵略者打算以佔領法國、給馬歇爾計劃下的法國人民帶來飢餓與痛苦的手段，

在精神上解除法國人民的武裝，把法國人民變成美國佔領軍匪幫的奴隸，變成「傀儡」，以準備新的戰爭。但是英勇的保衛和平的戰士是會把這些吃人生番的如意算盤打碎的。

美國鬼子——就是貧窮！美國鬼子——就是戰爭！把美國人從法國土地上趕出去！這是斯梯這部新作裏面主人公所講的話；他們組織鬥爭，反對在港口起卸美國的武器，反對美國軍閥侵佔法國的土地；他們所講的話表現出對杜魯門美國的憎恨，這種憎恨正在全世界數萬萬人的心中增長着。斯梯所描寫的法國普通人民，和馬歇爾計劃下的歐洲所有各國人民一樣，充滿決心去堵塞美國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所挑起的戰爭的道路。

這就是爲什麼斯梯以無情的情緒和嚴峻的正義描寫遠渡大洋的侵略者帶給法國巨大災難的這部新作能成爲真正戰鬥的、堅持生活的作品的理由。碼頭工人堅持鬥爭，反對美國佔領軍和他們的代理人，以拯救法國的青年、婦女和兒童，以維護法國人民自由和獨立生活的權利。正因爲這一點，所以斯梯這部書裏主人公的形象，如黨的領導者和普通黨員的形象，犧牲自己生命從美國軍火汽車輪下救出兒童的老年人萊昂的形象，在港口上面、在很高的地方、在潛水艇基地牆上，寫那驚人的標語的「美國人——滾回美國去！」的無畏的碼頭工人的形象，才這樣充滿人性，才這樣感動人。

人道報在評論第一次打擊一書時，指出安德烈·斯梯很鮮明而逼真地表現出「共產黨員的力量和高瞻遠矚的才能，這些共產黨員今天和昨天一樣，始終在領導着民族獨立的鬥爭」。

在碼頭上工作的共產黨員一直在努力提高和平保衛者的思想水平，幫助他們更深入地認識自己是全世界和平運動的參加者，應該因蘇聯人民的節節勝利而歡欣鼓舞，因為蘇聯人民正以自己崇高的創造性的勞動來加強和平陣營。

碼頭工人由於居肯夫人的協助，揭露了披着美國軍官服裝的納粹匪徒的罪行。安德烈·斯梯用這位法國愛國婦女的身世，說明了所有反對新戰爭的、忠誠而善良的法國人的團結過程。第一次打擊這部書表明，美國侵略者狂妄的奸計，一定要遭到可恥的失敗，正和當初企圖奴役法國人民的、現在成為美國走狗的、德國法西斯匪徒所遭到的一樣。

目次

序言（蘇聯 恩·喬姆森諾娃）	三
一 落 雨	九
二 老年人	二四
三 大西洋要塞的碉堡	三五
四 金黃色的鬆髮	四九
五 大麥堆上	六四
六 可怕的黑夜	八五
七 貧窮是美國人造成的	一〇四
八 政治局的決議	一二三

九	白瓷磚砌成的房子·····	一六二
一〇	夫妻談心·····	一八〇
一一	艾爾奈斯特先生的房子·····	一九五
一二	諾埃和小野人·····	二一〇
一三	兩位同志·····	二二〇
一四	『美國人——滾回美國去！』·····	二五〇
一五	居肯夫人的受辱·····	二八三
一六	修女瑪爾塔·····	三二七
一七	卓卓·····	三三〇
一八	吉他·····	三六八
	譯後記·····	三七一

一落雨

「看啊，它歪得多麼厲害啊！你的船一會兒就要沉下去啦！」

「那還用說，它本來就有個洞。」

順着那堵牆淌過來一股骯髒的水流，愈聚愈多，在廚房的一角積成了一大灘水。兩個孩子——一男一女——蹲在這灘水的前面。在這灘水的中間，浮着一個生鏽的、蝕壞了的鞋油盒蓋。這個蓋子還勉強勉強地漂在水面上，可是已經漸漸地灌滿了水。

男孩子和女孩子兩個都在四歲上下。他用那雙很大的、甚至在玩的時候也沒有一點笑容的眼睛，望着她。他的眼皮發紅，愁眉不展，完全是窮人家孩子的模樣。她的頭髮很亮，差不多是白的，非常細而且非常稀；透過這一縷頭髮，就好像透過清水望到溪底一般，可以看到灰色的、不大潔淨的皮膚。她很可愛地垂下頭去說：

「喂，我告訴你，其實你可以拿張紙作個船哪！」

「第一是沒有紙……你來拉住我的手，我試着把它救出來，免得沉下去。」

「你那隻手不是痛嗎，你豈不是要把它浸濕了嗎。」

他俯下身去，俯在那灘水上面。他的右手包紮着很髒的繃帶。他不大伶俐地、像一隻小貓用爪扒似地想要抓到那個盒蓋，但是却把它弄翻了，向水底沉下去了。

「喂……討厭！你拉住我這隻手，我把它撈出來。」

「我不拉你這隻手。」

「爲什麼？」

「我害怕傳染。你那繃帶多麼髒啊……繃帶上一定滿是病菌。你可知道，細菌是一些小小的蟲子，它們會爬到我的手上來的。」

「糊塗蟲！這是不會傳染的。」

女孩子躲開了一些。

「你痛嗎？痛的很嗎？」

他露出一些驕傲的樣子，微微聳一聳肩。

「你可曉得，燙得多麼厲害啊？……」

她用手指尖捏着他的手，想要看一看那繃帶。

「這個大別針就一直扎到皮膚上嗎？」

他挺起胸來，扯謊說：

「是的。你可曉得，這痛得很咧……如果你不肯拉着我這隻壞手，那我就只好把它伸到水裏去，撈咱們那隻船，那時我就要痛得更厲害了……這都是因為你……怎樣，我就把手伸到水裏去了！」

她一時猶豫不定，望着男孩子那隻裹着繃帶的手，皺着鼻頭說：

「不，我不願意碰你那隻手。」

「好，既然這樣，我就……」

他作出要把壞手伸到水裏去的樣子。

「壞東西！」女孩子喊起來。

不，他不是壞東西，他看見她要哭，就站了起來。

「好吧，我現在用腳去鉤它吧。」

他光着腳，穿着一雙很粗的皮鞋。鞋皮子和木頭一般硬，這孩子的兩個踝骨都磨紅

了。他把腳放到水裏，試着去踏尋那沉下去的船。

「水滲到皮鞋裏去了，涼得很。這樣不行。我們來想個別的法子吧。」

「你長大了也去當碼頭工人嗎？還是當水手呢？」

他聳了聳肩。

「我要當醫生。你知道是什麼道理嗎？爲的是讓人們都活着不死。」

「但是如果有炸彈落到人頭上，人還是要死的……」

「看啊，水上飛機來啦……這是水把它沖來的。」

在這愈聚愈多的一灘水流上，漂來兩根交叉着的火柴。

「我們拿這個當作水上飛機場吧！」

他拿了一張凳子放在水裏。水流把火柴從它下面沖過去。

「看哪，看哪！」

女孩子一面笑，一面拍手。

「水漲了這麼多！」

「這是漲潮哩。你不懂嗎？」

男孩子很得意自己能想出這個把戲來。但是正當那架水上飛機暢通無阻地穿過水上飛機場的時候，一滴很大的雨點落到它上面，於是兩根火柴向兩邊散開了。

「當心，雨落到這裏來了。」

「可惜這兒沒有風。否則我們可以作一隻帆船。」

男孩子使足了氣力去吹那兩根火柴。

「用什麼把它撈上來才好？可以用通火的鐵條。」

兩個人反轉身，看着火爐子，找那鐵條。

這時他們才發現滿地都是水……

「看啊，到處這麼多的水！」

水不只像一道小溪似地從過道流過來，在廚房的一角積了一大灘水，而且由所有的黑色的天花板的縫隙裏往下淌。淌的情形好像大雨之後有人搖幌樹木一樣。原來雨由玻璃上流下來，一直淌到窗台上，一軸絲線和媽媽臨走時放在窗角上的一塊又乾又硬的麵包都淋濕了。

「啊喲，這水喲，這水喲！……」

高高地掛在窗壁上的鳥籠子上，雨一滴滴地愈積愈多，帶着拍拍的聲響都落到籠底上了。

「你的那隻鳥兒哪兒去了？」女孩子問。「是不是淹死了呢？爲什麼也看不見牠，也聽不見牠叫呢……」

「不，牠沒有淹死。」

他臉一紅，把頭低下去了。

「可是牠到哪兒去了？」

男孩子不肯抬頭，怕女孩子看到他的眼淚。

「你是不是把牠作踐壞了？」

「別囉嗦了！」

他猛然背過身去，看見有一滴水順着電燈線滾下來，從那沒有罩子的燈泡上落到地板上。

突然間，水流一下子漲起來，好像是有人在走廊裏把一滿盆的水都倒在地上了。這時又是一陣風猛烈地吹襲着這所板房。

兩個孩子嚇得喊起來：

「瑪麗。」

「媽媽。」

隔壁挪動傢俱的聲音停止了。一個婦人跑進廚房來，脚上一雙便鞋都濕透了，歪着在地上拖得喇喇地響。她擰乾那件黑色的破爛得像抹布似的圍裙，用它擦乾一雙凍紅了的手。她穿着一件舊絨線衣，袖子剛剛到胳膊肘。這個婦人有一雙大眼睛，孩子們都喜愛她這雙眼睛；儘管天氣相當涼，可是她眉毛上面還潑潑地有一些汗珠。

「天爺！這裏比我那裏還糟啊！」

「這個水好像是忽然從天上潑下來的一樣！」

一綹綹已經灰白的頭髮落到她的眼睛上。她很輕快地把它們一掠，挽到頭後面去。她把孩子安置在一張雨淋不到的桌子上。

「就坐在這裏，不要動，」瑪麗嚴厲地對他們說。

然後她跑到外面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喂，萊昂！你搞的什麼玩藝兒，發瘋啦嗎？你怎麼把溝裏的水放到我們這裏來